

ZHONGGUO  
ZHONGPIANXIAOSHUO  
NIANDUJIAZUO

贺绍俊

主 编

HESHAOJUN  
ZHUBIAN

# 中国中篇小说 年度佳作

# 2016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中国中篇小说  
年度佳作  
2016



ZHONGGUO  
ZHONGPIANXIAOSHUO  
NIANDUJIAZUO

贺绍俊

主 编

HESHAOJUN  
ZHUBIAN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中国中篇小说年度佳作2016 / 贺绍俊主编. — 济南:  
山东人民出版社, 2017.3

ISBN 978-7-209-10372-5

I. ①中… II. ①贺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  
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06403 号

## 中国中篇小说年度佳作 2016

贺绍俊 主编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

邮 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914

市场部 (0531) 82098027

网 址 <http://sd-book.com.cn>

印 装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规 格 16 开 (170mm × 240mm)

印 张 19

字 数 347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

I S B N 978-7-209-10372-5

定 价 3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## 目录

- |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小包袱      | 葛水平 / 001 |
| 营救麦克黄    | 石一帆 / 035 |
| 流 年      | 杨 遥 / 083 |
| 驯牛记      | 陈集益 / 114 |
| 空色林澡屋    | 迟子建 / 147 |
| 一九四〇年的屠夫 | 胡学文 / 176 |
| 义乌之囚     | 陈 河 / 210 |
| 风是沙的路    | 季栋梁 / 257 |

## 小包袱

葛水平

—

单冬花一天里几乎要两次穿过一个叫煤灰坡的菜市场，嘈杂、闹腾，人声鼎沸，特别能抓住她的孤独。

这样的时刻，大多是黄昏，夕阳的余晖斜斜地照着，暝色弥漫，恰似彼时的心境，落寞、寡合，把一天心意阑珊的情绪送到菜市场，看人讨价还价，看人闲侃，两个来回，这一天就算过踏实了。

一直以来，单冬花觉得北京生活既幸福又快活，住了一个冬天，闲时坐在床前细思量，也都是有限的。老天不见太阳，烟云尽过眼底，举目远眺，楼挨着楼，影影绰绰，看一会儿头就沉了。人不见太阳是很容易生长恩怨是非的。老家的那些光照、星星、山林、白云，人看着看着，难过就化开了。城市里楼道里见了相互陌生着，一副脸，什么内容都没有，只是身体躲让一下。小区里有健身设备，有时候单冬花下楼去绕着小区溜一圈，看人家健身，人家做人家的，走在小区连一句话都碰不见，人都显得很匆忙的样子。小区外是个巷子，叫煤灰坡菜市场，有两行菜摊，摊主是几个脏兮兮的农民兄弟，单冬花喜欢去和他们拉拉话，方言不一，有些话也听不大懂，可她就喜欢那大声大气的打问声儿。

儿媳金平见了很不高兴，拉下脸说：“我最讨厌他们，乡下人和城里人的脏都混合在他们身上了。”

单冬花喜欢，也只有从他们身上才闻得见一点儿泥土香。

没有人买菜的时候他们就坐在三轮车上打盹儿，打盹儿多好，忙忙碌碌的世界里打盹儿。单冬花就想到了乡下，靠在墙根下，纯净细碎的阳光照过来，几个老人排排坐在一起打盹儿，阳光都舍不得吵醒他们。一个冬天住下来让单冬花很

失望，说是来过冬，其实是来坐监。儿子张孝德像传达指示似的要求单冬花尽量待在屋子里，并对着媳妇举着指头和单冬花讲日常的约法几章，比如：菜市场那地方不可去，买菜什么的要去超市；不和陌生人交谈，一是方言不一叫人笑话，二是太近乎了叫人小看乡下人；没见过的人不能和人家套面熟；再比如不能给任何人开门，就怕坏人趁着家里没人欺瞒老太太。儿媳金平是医生，绝不允许单冬花随地坐和随便跟乡下人聊天。

单冬花想逛逛菜市场，简直是偷着摸着，就像贼见不得光似的。

人一老就被子女绑架了，不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，老矛盾，拗不过儿子，血亲着、筋连着，都是为了好。好什么呀，一进入冬天日子就分外难熬。有的时候因为思想开小差，想起了乡下的什么人事转移了目光，有时候回到屋子当下的空里，便觉得屋子是一个笼子，心坠得难受。村子里的那些人事老是在眼前晃着，当下，一个冬天里的单冬花却只能抓住一些乡村的回忆。

张孝德在机关上班，儿媳在医院，孙子上大学不回家，只有夜晚儿子和儿媳才会回家，听他们唠叨一天发生的事情，两人都显得怨气十足。通常，张孝德总是一边玩手机一边听金平讲一天医院里发生的事情，对着单冬花，张孝德没有声音，甚至话都少说。单冬花感觉儿子是一个内向、乖巧、听话又十分依恋儿媳的人。曾经的儿子不是这个脾气，世事颠倒了，女人占了上风。单冬花在厨房里做晚饭，有些忧伤，一辈子她都没有活在男人的管制下，清心寡欲的日子过惯了，年老时被儿子管住了。儿子管自己也算是福气吧，可儿媳指挥着儿子团团转，她有些看不惯，可也只能装进肚子里。偶尔晃一眼客厅看到儿媳，儿媳坐在一张高脚凳上，一只手拿着手机，一只手捧着玻璃杯子，喝着一杯果茶，晃荡着两只脚，不时地抬脚指着儿子叫他拿一块点心过来。那双活泛的脚，单冬花睁眼看着。儿子果然就给人家拿了，尿脬打人，臊气难忍，略显尴尬，单冬花故意装着眼瞎了，可心里的气胀得和气球似的。单冬花硬忍住难过，想着乡下，快回老屋里一个人时好好哭上两嗓子，哭他个痛快。

七九河开，八九雁来。

乡下强大的吸引力，从这个时候敞开了。城市是个胃，再不回家，就要把单冬花消化了。

## 二

单冬花开始整理她随身携带的小包袱，包袱有枕头那么大，针头线脑都装在里面，包袱皮是一个旧格子方头巾，包袱的外边用一根布带子扎扎实实地捆绑着，

像一个小型炸药包。儿子张孝德常笑话她的小包袱，说里头不一定都装着针头线脑，一定还有什么秘密宝贝，不然为何无论是到弟弟家住，还是到北京住，神秘的小包袱都一直不离她身，就像美国总统身后的保镖随身携带的那个小黑匣子一样，显得那样神秘、重要，好像只要轻轻一按，地球就要爆炸一样。单冬花笑一笑，不言语，不错眼看那小包袱，半晌，又勾下头凑近去看，把包袱拿起来转到别处，东拉西扯说一大堆吃呀喝呀穿呀的话。张孝德发现这个小包袱跟随单冬花五个年头了，来京过冬也五个年头了，母亲每次都抱着它，如母亲的晚生子，生怕有人抢了去。

女儿张小梅从乡下来接母亲回家，瞅着一个傍晚单冬花去和菜市场卖菜的乡下人告别，张小梅悄悄打开了包袱。包袱里包着包裹，打开发现里面是一个一个信封，都是当年儿子在外当兵和工作时的信封，信封上缠着红红绿绿的线，缠绕得严实。信封里装了内容，内容有厚有薄。张小梅猜是放了钱。这么多年来，两个儿子在外工作过年过节没少给母亲钱，那些钱她几次提议说存进信用社，可母亲说没几个钱，放信用社不安全。看包裹里的信封不少，如果都是，就按早年的小面值，她估摸着得上万了。张小梅小心翼翼地按照原样包好包裹，压在枕头下，觉得看不出什么破绽了，便拿起电话给张孝德说母亲包袱里的钱。

张小梅神秘地说：“妈的包裹里放了钱，有多少不知道，早年没有大面值票子，看捆着的信封有四五十个。”

张孝德说：“姐，你没事闲的，妈每天看她的包裹，你动了她准知道。”

张小梅说：“知道就知道。年前你小外甥娶媳妇，姐有个存折不到期不想动，知道妈有存钱，问她借，她说：‘没有，哪来的钱，你两个弟弟不容易，给两个零花钱都叫吃药了。’都是一个娘的肚子里出来，她就偏你和二弟。重男轻女！”

天快麻黑的时候单冬花回来了，进了屋门，发现屋子里黑着灯，沙发上张小梅坐着似一个轮廓。电视没开，单冬花瞅了闺女一眼，心无端恍惚了一下，接着直奔自己的卧室，拉开灯，她发现枕头动过了。掀起枕头发现包袱动过了，打开包裹发现信封没动。她明白是闺女张小梅动了。单冬花不喜欢闺女，再孝顺的闺女也是人家屋里的媳妇。何况二流子女婿她就不喜欢，不是正经人家的人，劳动人不像劳动样，长年做些偷鸡摸狗的事，不下力，跑毛蛋。庄户人家的腿插进土里知道自己是泥腿子，他不是，整天和行脚僧一样，一会儿河东，一会儿河西，一会儿跑到了北京，一会儿又移驾河南，一直闲不住，张口南腔北调，说是做买卖，不见钱往来，俩外甥的工作还是张孝德给找下的。单冬花一时还不想揭穿闺女的把戏。她知道闺女是心焦包袱里的钱，可包袱里的钱不心焦她。

单冬花无事样走进卫生间抹把脸，照着镜子用水抿了抿头上几根稀疏的头

发，佯装洗了尘，一身轻松样走进了厨房。

张小梅隔着厨房墙说：“他们不回来吃饭，就咱俩。”

单冬花在厨房里答：“咱俩也长了嘴，也得吃。”

张小梅想顶撞两句，难掩激动，也隐隐担忧张孝德回来骂自己。隔着一堵墙，脸上绽露出怨恨，想着那钱都该给了自己。两个弟弟都有工作，唯独自己在乡下，抓钱不容易，母亲没有花钱的地方，日常生活又能花几个钱？钱在包裹里发霉了。

单冬花做饭中间，张小梅也不想进厨房帮手。单冬花忍着那口气做好饭要闺女来吃，坐到餐桌上看着冒着热气的饭，张小梅突然就来气。人在吃上是最自私的，生怕自己少吃一口。单冬花突然觉得闺女的吃相很难看，吃相亮了自己的护身符，挑挑拣拣一盘菜，下作样。

单冬花忍不住了，说：“这不是在乡下的屋子里，人要有个吃相。”

一只飞蛾舞扰在饭桌上空，旋来旋去，还挑衅般朝手上落。张小梅扔下筷子，双手一拍，蛾子不见了。但是并没有打死。也真是奇怪，你不动弹，蛾子就在眼前头，你要打它，它又连踪影都找不见了。这样，张小梅对蛾子的仇恨更深了，站起来追着打，粗笨的身子在逼仄的餐厅里歪来倒去。单冬花难过得手没处放，起身端了碗，离开，走进了客厅。一个女人在家庭的地位，什么叫举重若轻，什么叫行方思圆，先是要懂得一个“镇”字。不说话就是镇。单冬花咽不下饭，做母亲的也有偏袒儿女的时候，她不想偏袒张小梅，偏偏压不住心口的跳动，几次想张嘴，却似言又无，端碗又放下，头脑出乎意料地清醒了，不能挑明，闺女算计包袱里那点钱呢，越在我眼前晃越无视她。这当口张小梅斜睨了母亲一眼，母亲的脸蜡黄蜡黄，像黄杨木芯，像色调深重的秋天。

那只飞蛾到底没有打着。张小梅说：“妈，你咋躲客厅里了。一碗饭还是一碗饭，咋不动筷子？”

单冬花不接茬。看着是个便宜，捡起来就上当，闺女满脑子都是那小包袱，不答话，就想把闺女动包袱的事丢开，怕一说话点捻子，引到包袱上。

单冬花不吭声，张小梅反倒真不知该说什么，该做什么。她端了碗也过来坐在了沙发上。单冬花的心一直往下沉，头重如山，不由得往坏处想，有一天闺女会偷拿我包袱里的信封。这时张小梅似乎又看见了那只蛾子在飞，又着急似的起身。单冬花又想说，真要是力气没处放，下楼把单杠去。还是不能说，有问无答，母女俩的饭一下就吃闷了。

单冬花不是不疼闺女，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是不喜欢闺女那算计样。每次见面都是一堆杂七杂八的事，全都离不开钱。趁着单冬花转身的工夫都要翻一下枕头、床铺下，有三块五块的便顺手牵羊入了自己的口袋。张小梅说，手头倒不



开，妈，借俩，倒开了就还。每次拿了钱都不见还，不光是钱啦，家中的牙膏、洗衣粉、香皂、罐头饼干什么的，手软软地伸过去，紧一下，拿上就往包包里放。每次见闺女连叹息的机会都没有，每一次见面心里都酸酸的，又没有合适的话发作，由着她拿。这是北京，不是乡下，这儿子的屋子里还住着儿媳，儿媳是城里人，张小梅的乡下人做派叫人家笑话乡下人不懂礼貌，不守规矩，这样的事情结果是叫儿子张孝德受气，在城里人面前得端得正正的，乡下人不能没有威信。倒好，趁着我不好说，你就要惦记我包袱里的东西了。

光阴过得真叫快，单冬花开始整理乡下的往事，乡下的日子是刀子刻下来的，疼也罢，甜也罢，都在骨头上留下了记号。她开始想着乡下那些还活着的一起下苦的人，岁月苦熬，年年都有早走的人，遗在这世上的人都是亲人哪。想着见了他们该说啥，说啥都得有件礼物，就算大东西不带，小礼物也该有件。张孝德知道母亲的心事，其实也是回乡前必做的一件事。这件事通常都由金平陪单冬花逛超市来解决，也算是给母亲的一份安慰。

小包袱放在床上没来得及往枕头下压，在单冬花关上房门的刹那，想返回去的念头就打消了，一是怕儿媳妇埋怨自己事多，二呢，觉得张孝德在家。一早她打开包袱数了，一共四十五个信封，这个数字早已烂熟在心。两日后返乡的车票钱她要出，超市买下回乡的礼物钱她要出。要花的钱已经备好了一个信封，走之前给了儿媳，剩下的应该是整数。好记。儿子给的钱就要花在正途上，叫子女知道自己不是一个没用的人，也有钱花呢，钱对她这把年纪的人来说没用。

张小梅看着她们关上门时，迫不及待冲进母亲住的房间，她把小包袱取出来三下五除二就打开了。这个包袱对于张小梅来说是一个心事，老在她的腔子里长着，像是长着石头长着铁。她喊了声：“弟啊，你过来看妈的包袱。”

张孝德看到打开的包袱觉得姐姐有点过分了。张小梅不管不顾地继续说：“妈这么大年纪了，她不说，但不能咱不知，我当着你的面看这个包袱，知道是啥有啥，也有个数，免得乡下那些四下里的邻居眼里长了心。妈是文盲，不保证不叫人家顺走她的包袱。”

张小梅扯着脖子说话的样子让张孝德想起来从前的日子。小时候遇事叫人欺负，都是姐姐横在中间。姐姐横着脖子骂对方的样子就像现在的样子一样。这么多年来，母亲和姐姐之间其实存在着某种隔膜，不厚却很有韧性。张孝德不知道该如何消除它，并且觉得有能力消除它的是姐姐而不是母亲。事实也确是如此，比如当下这件事，姐姐就不该动母亲的小包袱。

念头一闪而已，他也就原谅了姐姐乡下人的小心眼。

人一旦离开乡村，就有可能成了另外一个人，原本乡村的壳虽然一直背着，

可壳下的自己却是努力想甩掉背上的壳，实现一种表层化生存，小心翼翼地浮在生活上面，决意不去管生活下面是什么。忘情于生活的细枝末节，研究如何营养自己更有利于健康，如何修剪指甲使手指看起来修长；经常性地出去吃饭，耗费许多时间和各种各样的人交往。饭桌上讲讲当下社会的政治格局，讲讲那些要提拔了的人背后的故事，一个人的职务比这个人的名字还重要，其实也都是偶然停留，没有以后，交情仅够加个微信，点个赞。可这些东西很让人上瘾，大把的时间被浪费了，每一次都觉得认识了一两个有用的人很重要，饭局安排得值，扯风扯雨后回家看见孤独的母亲，又开始内疚，一个冬天里连陪母亲说话的机会都找不出，一个冬天就过去了。

看着姐姐的样子，很快张孝德就释然了，至少他从现实的世界里明白了，人生并不是一件很严重的事，用不着摆出时刻准备安慰什么人的样子。许多原以为泾渭分明的事，其实界限原来不甚分明，走着走着就混淆在一起了，就成了一种习惯。许多原以为必然如此，不容置疑的东西，其实只是一念之差或一时兴起。他开始原谅姐姐的一时兴起，如同原谅自己一样。看着姐姐打开母亲的小包袱，看见包袱里边有用小毛巾、旧布块、塑料纸，里三层外三层地包着的一个小包包，打开小包包里又有四十多个信封。信封都是自己早年当兵后给家里写信用过的牛皮纸信封，封面的字迹还清清楚楚，邮票也完好如初。张孝德也稀罕地捏捏那些信封里装着的厚薄不一的东西。至于里边是什么，姐姐猜是钱，张孝德认为不一定是，母亲没有这么多钱，还应该由他和弟弟工作后往家里写的信。张小梅想拆一个看看里面然后照原样缠好。张孝德也同意，真要拆时，发现信封上密密麻麻地捆绑着的丝线就像一件手工活，不仅拆起来困难，而且照原样恢复会更困难，显然母亲是用心做过记号的。

张孝德说：“姐姐，不拆了。真要拆开了，等于是知道了妈的秘密，妈会不高兴。”

张小梅数着那信封突然就说：“孝德，你说我拿走一个妈会不会不知道？”

张孝德瞪大了眼睛说：“妈是文盲，可她识数。”

不看那小包袱了，没意思，张孝德开始玩微信，一条一条看，有认为可亲近一下的人就送个赞，转发几条只看标题好玩的微信，又觉得母亲的小包袱该拍个照，点击相机开关拍沙发上摊开的包袱和包袱里的信封，然后开始秀图。姐姐是怎么收拾起母亲的小包袱的他忘了，母亲是怎么回来的他也忘了。他把拍下的图发到群里并写下了一段话：“深刻的亲情是不能被浅薄的快乐填满的，一想到城市生活背后的空洞无物，我就惶恐不安，看看母亲的小包袱，让我想起了童年和成长、对母亲的感情，我好痛恨自己不能用语言表达对母亲的爱意。”

微信发出去了。很快就有人点赞，接着有人跟帖：“母爱是伟大的。”“那信封里装着的是什么？钱吗？还是信？”“你肯定不会在母亲节给母亲送花，母亲是天下儿子的攒钱机器。钱是什么东西？哪个儿子会在母亲需要你的鲜血时，毫不犹豫伸出胳膊？”他回这条微信：“如果要我的血，我一定会犹豫，犹豫的结果肯定是伸出胳膊，但我就是做不到毫不犹豫。”又有人跟帖：“明明已经注定了，还要装模作样犹豫一番，似乎经过了深思熟虑，其实什么也没想，选的还是一开始就认定了的事。”这下有意思了。微信群里一个人问：“假如出现二难选择，你是先救母亲还是先救老婆？”有人替他回答：“肯定是母亲，母亲只有一个，媳妇有若干丈母娘养着。”他回答说：“选择其实是很可笑的，永远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，永远无法知道选择另一种情况会是如何，无法重来就无法比较，所以，我不选择。”因为这个群里也有他的媳妇金平。这时候金平发过来一个愤怒的表情。群里的人开始互相将军了。

微信就是这样，在一些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问题上，尽可以口若悬河，绘声绘色，一旦真正企图表达什么时就肯定找不着一句合适话，完全是不用动脑子的快乐。金平发来图片，张孝德看到拍下的图片中有十几双线袜子。金平说：“陪婆婆逛超市，婆婆与单纯的农民又不一样，她买的东西叫人奇怪无比。”张孝德回复：“谢谢老婆！咱们的妈妈像土疙瘩那般质朴，她惦记她的乡邻就像我惦记老婆一样质朴。”这样的聊天会持续很久，让当下的张小梅以为弟弟很忙很忙。

张小梅收拾包袱，似乎在想包袱没有解开时的样子，张小梅思忖事情时有母亲的神态。张孝德说：“姐，抬一下头。”小梅抬起头的瞬间，一张照片摄入了手机，他同时不忘放进微信群，并写下了一段话：“姐姐一张布满沧桑的脸和脸前妈妈的小包袱，照片太有感觉了，两代女人，一个是母亲，一个是姐姐。犹记当年母亲凭着她瘦小的身躯，挑着水桶，每天天不亮就出发下河挑水，她为这个家，一刻也不停顿地操劳着，消耗着她的心血。”

姐姐也不容易啊，说到母亲重男轻女这方面，仔细想，母亲真有。姐姐长几岁，自己和弟弟孝勤哪里下过地，只一门心思读书。记得有一年姐姐领着自己和弟弟去供销社买作业本，姐姐盯着柜台上摆放着的漂亮花布，红底绿花，十分耀眼。以往供销社只卖蓝的、白的、红的和宝蓝布，很少卖这种花布。姐姐抚摸着花布，沉迷得很，就像刚才盯着包袱看的神态一样。

卖货的妇女说：“叫你妈来给你扯点吧，做个袄罩子多好看，这布进得不多，是我走后门托了关系才弄到的。”

姐姐拉着自己和弟弟几乎是一路跑回家的。平常姐姐从来跑不过我们，可那天跑得飞快。一进门姐姐就哭了，边哭边央求母亲替她扯那花布。那一年父亲刚

刚去世，家里的日子要往前走，都得算计着过，两个儿子要读书，哪有多余的钱给姐姐扯花布？母亲无奈地说：“你咋这么不懂事呢，叫你去给弟弟们买作业本，你倒看上了花布，那是你穿的？等明年夏天上山采下药材好给你扯褂子。”姐姐说：“不让我读书，还不叫我穿一件花布袄罩子，你看人家闺女们都穿戴得花红柳绿，我穿得黑不溜秋。”

母亲瞪着眼说：“这天下营生是男人家的，是女人家的？你读书，你有那出息将来养家糊口？穿什么也成不了仙女，不露肉就行了。”

记忆中姐姐从来就没有穿过花布衣裳。

想到这里，张孝德掏出五百元人民币递给姐姐。“拿着，去买一件春天的外罩，穿戴像个样子。现在的社会吃穿都不愁，瞅你，还是穿得黑不溜秋。”

张小梅说：“你接济我太多了，不拿，有多少都填补不满日子的需要。”

张孝德说：“叫你拿着你就拿着，金平和妈就要回来了。”

张小梅眼里噙着泪接过来装进口袋。

真正认识自己的子女，也是需要眼睛和头脑的。单冬花看着床上同一位置不同方格子布的包袱，知道闺女又动了。

明天就要离开儿子家了，不能把气留在这里，她忍着装了没事的样子解开包袱，让她大吃一惊的是一个信封居然被拆了。她装着不知，取出一个丝线捆绑着的信封，一定要给金平，一要付超市里的钱，二要付回家的路费。这也是每年临走前的必修课，不要她就急。金平推让了两下就把那信封扔到了茶几上，算是收下了。

黄昏降临的瞬间，金平开亮了客厅的灯。

金平突然说：“我看到微信群里姐姐打开妈的包袱里，那一小捆一小捆的都是信封，是不是信封里都是钱呀？”

单冬花不知道什么是微信群，但是闺女打开自己的包袱了她听得一清二楚。张孝德摆手不叫金平再往下说。

单冬花说：“我一辈子没出息，一分钱也没挣过，能有什么钱啊！”

一句话不置可否地绕开了话题。

### 三

当天晚饭，单冬花基本上是在半兴奋中度过的，明天就要起程坐火车回乡下了，一切的不快都要远去了。单冬花和张小梅各自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有绳子捆的，有细线缠着的，整整齐齐地摆在地上。自己走后，儿子这一家除了白天上班，

在家的生活就是由电视机和手机陪伴着无聊度过，她有些可怜儿子。每夜躺在被窝里想象村里发生的那些事，想象迷迷蒙蒙的夜晚在虫草之间来回走动的情景，想象泥地上那些植被和庄稼挣脱束缚成长的样子，心潮一阵阵涌起，总是一件很温暖很有美感的事。同时，伴随着明天离开儿子家，更多的是牵挂和担心，又要从乡下开始了。

晚饭后，单冬花进厨房和闺女合作一起包明天一早的饺子，母女俩无话，单冬花把注意力从厨房转移到了窗外。夜浓了，感觉天空比正月天高很多，看不见星星，能看见对面高楼上的格子窗户亮着灯。风扑打着玻璃，春天不能不起风，风不来天气就不暖。北京春天的风不少刮，和乡下的风相比，乡下的风是自生的，离人很近，就在自己家门前那棵老枣树下，起风的时候，树皮发青，风在枣树叶子上长出处发出号叫，枣树的叶子就被叫醒了。风越过院墙，渐已成势，沿河的杨柳树最早开始变得烟蒙蒙一片鹅黄色，风叫醒了冻土。城里的风无根，乱刮，似乎永远也停留不到地面上，尘土被扬在半空，什么东西也想去敲击。过年才擦干净的玻璃，隔着一层细麻麻的土，风没有回落的意思。

玻璃上停留的风让单冬花有点不安，像是要发生什么事情，头发都干蓬着，她看了看案板上的面，估摸馅和面的最后比例。围裙带起了静电，张小梅佯装看不见，擀完最后的饺子皮，单冬花站着看着夜色里的那些灯光发呆。单冬花就想哭了，住哪儿都不如住乡下好，就怕乡下也不是自己的家了。人老了，做不了主了，老了真不好。儿子叫你来住，住够了女儿来叫你回，合理合情。只有单冬花知道，养大的儿女不是真疼你，是尽义务，合谋世上的道理来摆布一个老人剩下的日子。

张孝德探进头来说：“妈，还没有包好吗？”

看着案板上摆成行的饺子，说着就举起手机拍照。张孝德说：“有妈的孩子是个宝。”

这一下单冬花忍着的泪来了。抬一抬袖子抹了一下眼角，一张粲然的脸露给儿子。张孝德说：“妈，哭啥，包完饺子你早睡。”

天黑着，客厅里的闹钟响了。凌晨三点整。其实单冬花躺下眯了一小会儿就醒了，睡不着，自从来城里过年，走时都睡不着。单冬花起身先下厨房煮饺子，闺女小梅也起了，洗漱，收拾地上的大包小包。

一家吃过饺子后，开始提着大包小包下楼，准备坐54路公共汽车到火车西站。单冬花紧紧地抱着她的小包袱，小梅和金平搀扶着她下了楼，向小区西侧的公共汽车站台走去。到达站台后，离第一趟车到达的时间还有十几分钟，为了化零为整，减少行李的数量，张孝德建议把小梅的一个小提包和母亲那个小包袱捆绑到

一起。捆绑时，第一趟公交车徐徐开近了。夜色迷蒙，路灯朦胧，张孝德先架着单冬花上了车，小梅和金平提着大小包包也随后上了车。

上车后售票员说：“老人家请坐好。”

单冬花说：“闺女，坐稳当了坐稳当了。”

单冬花还想说什么，车上的人都耷拉着脑袋睡，售票员也把脸朝往别处，车身抖动着，夜色苍茫，一路滑过的街灯亮着，显得回答的声音很大。

张孝德小声说：“妈，都睡觉呢。”

金平说：“人家就是客气一下嘛，你还当真了。”

公交车行驶了四十分钟后到达火车西站。车门打开，一股湿气挤进来。天下着小雨，昨晚的风，原来是携着雨来。下车后开始清点行李，有些该安顿的客气话此时要说。

单冬花说：“回吧，到了火车站，你姐就知道路线了，那边有你姐夫接站，不怕。春天的风沙大，上班记着关窗户。夏天放了暑假叫孙孙回去住几天，你们如果有时间也回去住几天，就当是你们城里人旅游，乡下的山水到了夏天可是好看呢。”

她的话被晾在一边，大家似乎在焦急地找什么。

单冬花说：“把我的小包袱给我，拿惯了，手里空空的，总觉得少了什么。”包袱不在了。

张小梅以为是单冬花拿着，单冬花以为是张小梅取着，全家人急得团团转。

张孝德说：“我叫姐把包袱捆在一起，姐的提包呢？”

张小梅的提包在。

单冬花说：“出门时我拿着，坐公交车时孝德说要和小梅的提包系在一起，我明明看见小梅从我手里接走了包袱。”

张小梅说：“妈的包袱啥时候舍得叫旁人拿，我还有福气拿，我是真没有见。”

金平指着孝德的手机调侃说：“你没有拍下来吗？”

张孝德说：“你不要无事生非。”

单冬花腿软得不由得要往地上坐，地上湿漉漉的。金平说，地上到处是全国各地的齜齜。张孝德和张小梅急忙架着单冬花。

张孝德说，我们冷静地回忆一下。一家人开始重复当时的细节。短暂的回忆后，孝德认为忘记把那个包袱带下车了。孝德立即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，向54路公共汽车的下一站追去。

车站上的行人多了，赶往各地的人匆匆从她们身边走过。单冬花抱着一线希望张望着往来的行人。

半个小时后，张孝德气喘吁吁地回来说，车上根本没有那个包袱，司机说，车从火车西站向岳家楼行驶中车没有停，若包袱放在车上是不会丢失的。全家人又开始回忆，摸索着开始理清一早出发到车站的每一个细节。最后张孝德做出了比较客观的判断：“应该是我们急着上车时，没有将那包袱带上车，丢在了站台上。”

张孝德急忙打电话向马家堡派出所报案。电话响后接警的警察说，因为是自然丢失，没有当时的线索，所以这事不好确定是否是在马家堡的地界上丢失的，“你们留一个电话号码，如有人捡到后寻找失主，我们立即与你们联系。”也就是说，这件事情得等寻找失主的人出现。单冬花脸色煞白，嘴里喃喃着，菩萨保佑，有好人，有好人，这世上总归是好人多。

这时，小梅开始埋怨包袱的存在，包袱是眼睁睁着丢了，它可从来没有离开过妈的身子，怎么偏偏在离开的一段路上丢了，跟上鬼了。“包袱里有啥不能放我屋里，我替你保存，费心思走哪儿带哪儿，一辈子好强，临老了还好强，就怕我算计你的包袱，我才不稀罕呢，就算有万两黄金我也不稀罕。”

单冬花不说话，话在喉咙里哽着。从未见发过脾气的张孝德，听完这句话开始训斥小梅，“你少说一句少啥了？你每天都惦记着妈的包袱，还说不惦记。叫你拿一会儿你就丢了，你咋没丢了自己的提包，论年龄我该叫你姐，可你就是不成熟！”

五十多岁的小梅，还患有严重的脊椎侧弯病，行走极为困难，面对弟弟的训斥，既自责又难过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金平一边安慰着大家，一边问单冬花：“包袱里有多少值钱的东西？那信封里是信还是钱？”

单冬花说：“是钱。不少，不少。”

张小梅忍不住又呛了一句：“直接说有多少钱。”

单冬花只说不少，就是不愿意说出大概数字。

张孝德说：“妈，你说个实数，都这时候了。”

单冬花啜嚅着说：“有一万多元，还有你弟媳妇给我买的金耳环。”单冬花看了一眼金平，怯怯的眼神怕伤害了什么。

张孝德说：“包袱都丢了，还不说有多少钱，究竟是多少，一万多，多是多少？你说的数字不对，人家拾上也不会还给你。”

单冬花哭了。这是她这一辈子唯一一次当对着子女的面哭。她哽咽着说，有两万多。

张小梅接话：“零头有多少？”

单冬花说：“两万零八千六百多。”

一家人不说话了。谁也没想到单冬花的包袱里有这么多钱。小梅见过那信封，可没有多想信封里都是钱。

张孝德显得有些生气，同时又不相信母亲有那么多钱，又问母亲：“您包里到底有多少啊？您哪有那么多钱啊！”

单冬花浑身颤抖，嘴唇哆嗦着说：“儿啊，我二十多年积攒的钱都在里边，一分一厘省下的。多的一个信封里有五千元，少的有三百元，大大小小几十个信封，我也说不出个准确数目，只能说个某约（大概）。”

金平瞪了一眼张孝德。这么多年丈夫背着自己给了他妈这么多钱，也许不止这些呢。

单冬花读懂了金平眼神里的内容，忙说：“也不全是孝德的钱，还有孝勤，还有我能爬得动山时，采摘连翘卖后攒下的钱。我不舍得花，攒着，身后有个底气，一辈子，我怎么好临老变得赤手空拳，有几个钱搂着，邻居不敢小看，子女不用嗔怪。”

单冬花非常满意自己大清早能够举重若轻地吐出这些话，这些本来不到说的的时候。事情来了，不得不说。

围观的人多起来，广场路灯下所有人的脸都发着青白光，所有看见的人都张着嘴说话。嗡嗡的声音中似乎有希望冒出来。“赶紧去调那个站台附近的监控录像，或许能看清捡到包袱的人。”“把你们的联系电话告诉附近的派出所、居委会，以便捡到包袱的人与你们联系。”“老太太也是，这么老了自己还存钱，有钱不放银行，你说这年龄要钱有什么用啊。”金平突然对孝德说：“发微信，快发微信，或许微信可以帮助我们。”

众口议论声此起彼伏。小梅突然想起了起来，说：“我的手机还放在那个包袱里边。整理包袱时想着妈的小包袱最重要，手机也最重要，顺手就塞进去了。”孝德问她是否开着机，小梅说开着呢。孝德急忙拨号，结果是关机。

微信群开始转发孝德关于母亲小包袱走失的微信。其实张孝德清楚，能遇到雷锋式的好人太走运了，几乎是不可能。只要捡到母亲包袱的人关掉包里的手机，就预示着他不可能把东西送还失主。

金平想尽快逃离。她已经好多年没有到过火车站了，蓬头垢面的人群中有的人嘴巴淡兮兮地说一些幸灾乐祸的话，真是受不了，这些乡下人像热沥青似的粘着城市的犄角旮旯，这是她最不喜欢的场面。不管婆婆包袱里放多少钱，金平从来都不去多看一眼，她不喜欢那包袱的样子，什么年代了，老脑子，不认知社会。人要长高，要成熟，但并非成熟就一定是明白。有时肉体扩展了，年轮添加



了，反而变得糊涂了，越活越老土。婆婆就是这样一个典型，这把年纪了，住在城里居然还牵挂着水灾旱情，同情在城市里彷徨的农民，更可笑的是，不舍得花钱，一辈子挽着藏钱的包袱东奔西颠，说出来真是可笑。

金平说：“出了这事只能怪自己没有操心拿好，丢肯定是丢了，我去报案，能否找到是个未知，这是个教训，以后也反思一下。”

单冬花半天没有言语了，还有以后？

张孝德说：“去哪里报案？”

金平说：“54路嘉园三里站。事发在那里。”

单冬花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倾家荡产、一穷二白的人了，心恍惚着，就要到开车时间，包袱像是长了脚似的离开了自己。几十年都拿着，朝朝暮暮看着，说不见就不见了。单冬花叫小梅打开自己的提包，看是不是顺手装提包里了。

小梅仿佛受到了莫大的侮辱。

“妈，你的包袱从来都不叫人动，丢了就是丢了，我的提包里也没有你的包袱。”

人流拥挤着开始进站。虽然故作镇静，但单冬花知道腿上是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，单薄的身子越发单薄得拉不动日子了。张孝德仿佛感受到了母亲此时此刻的痛苦程度，搀扶着在一旁反复安慰母亲，说：“破财免灾，只要您健康长寿，比任何财产都值钱，更何况，如今的社会还是好人多，人们的日子也不像过去那样艰难，大都不在乎您这点钱，人家捡到后，一定会给咱送回来的。你们放心回家，不等火车到家就会有好消息，城里的派出所办案和乡下的不一样，他们神速着呢，就等好消息吧。”安顿她们坐好后给那边接站的姐夫打了电话，孝德又安顿了母亲，这才走下即将开动的火车。

火车放了三次气后开始徐徐驶出车站。玻璃窗户上闪着母亲和姐姐的脸，笑容勉强挂在脸上。走出火车站，张孝德突然清醒地明白母亲老了，她一生的脾气在子女和生活面前彻底垮了。这样的事情发生，该有一顿泼骂从天而降，反倒是姐姐顶撞了母亲，日子颠倒了，母亲下火车时怕是迈不动步了。

张孝德给金平打电话，想知道报案的结果。

电话那边金平问：“走了？”

孝德说：“走了。你报案了没有？”

金平说：“又不是贼偷了、抢劫了，自己丢了，丢在哪儿都不知道，去报案？你以为我真去呀！”

孝德说：“你很有腔调呵。”

金平做事有点出格了。不是自己的母亲，人情世故少了不说，居然还撒谎。对自己的妻子孝德是无奈的，其实，金平不屑和凡俗打交道的时候有她的气场，